



“70年岁月·我的故事”栏目推出

今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沧桑巨变,70年壮丽辉煌!
绚丽的华章由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绘就。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淮北日报》和淮北万邦科贸有限公司合作,在副刊版面推出“70年岁月·我的故事”栏目,讲述“我”与建国70年同行的历程,展现70年中一个个闪光的瞬间、一段段难忘的记忆。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反映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关系,通过个人所历、所见、所闻、所忆、所感、所悟,抒发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

——编者

如花的日子

王明文

小时候,我在农村度过了八年多,每次回童年生活都觉得是那么亲切,那么温馨。离开故乡的日子,我怀里总是揣着她。往事如画,被岁月涂抹得斑驳而模糊,但却有一角是那么清晰,那就是故乡的花。且不说故乡淡紫色的、粉红色的牵牛花,不说细细碎碎让人心生怜惜的枣花,也不说芳香四溢的一串串槐花和满地五颜六色的野花,单单故乡的芍药就足以让我骄傲。我的故乡在亳州,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全国有名的药都,只知道满地都种满了芍药花,就像种麦子那样,大片大片的,土地像燃烧一样火红。

每当花开的时候,母亲总是带我在早晨去地里掐些芍药花回来。还没进地,远远望去,就是一片通红,那些红红的芍药花艳丽得让人眼睛为之清爽,微风吹来,缕缕清香,令人沉醉。

花与叶满身露水,那些开着的花儿顶着晶莹的露珠,在朝阳中,煞是好看,仿佛龙宫中的珍宝,让人不忍触碰。我掐那些带着黄色花蕊的芍药花,母亲就笑着说,拣那种花骨朵掐。我想了想,明白了。而那些已经绽放的,就让它们自由地开吧,拿回家开不了几天就会谢了,而那些含苞待放的,会开好多天呢。

就这样,每年家里都会在瓶瓶罐罐里插满芍药花,那些花儿只需要清水养着。满屋香,满院子香,连我的衣服上都好像有淡淡的花香。

后来,母亲带我们兄妹离开了家乡,去部队和父亲生活在一起,那时候,在军营是看不到芍药花的,看到最多的是鸡冠花和荠菜花。而芍药花和故乡一同成了我梦中的风景。

部队生活五年后,因为父亲转业,全家来到了煤城淮北市。在这里,一过就是三十四年,他乡仿佛成了故乡。在这里读书,工作,忙碌的日子,很少留意各种花儿,也因为它是城里,到处是水泥地,哪里来的花呢?只是偶尔看到别人家院子里或者

阳台上养几盆花,在我看来,和故乡的花相比,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生活富裕起来,花店多了,我也未曾光顾过。“情人节”时满街的玫瑰,火红的,淡蓝的……惹得妻子总是要我买一两支。我觉得这些花虽然好看,却没有泥土的气息,多少有点让人若有所失。可是,我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满街的花儿给扫荡一空,这些年,淮北的大街小巷,甚至外环道路两边到处都是美丽的鲜花,月季、虞美人、波斯菊……在芭蕉的映衬下开得轰轰烈烈,甚至还有几片万亩连片的观光花海,有万亩石榴园的石榴花,山边有数不清的粉粉的杏花,红得耀眼的桃花……真是生活在花儿的世界里了。

我在南宁读研究生的时候,每逢国庆节和东盟博览会,大街上都摆满了盆花,姹紫嫣红,那时我的内心是震撼的,真美!而今,在这片土地上走到哪里,都可以与花为伴了,更美!

虽然如此,我还是牵挂梦中故乡的芍药花。

之前回故乡,往往都是在秋冬季节,今年回故乡却是花开季节。我和妻子驱车回故乡,我谈起故乡的花,妻子说你哪里没有花?这路边不都栽满了花?我笑笑,用眼睛扫了一眼车窗外的隔离带,“故乡的花更美!”我自豪地挥了一下手说。

一进入家乡的土地,我就仿佛穿行在花海之中,路边或青枝绿叶,或五颜六色,那些楼房之前栽种的桃花开得正艳。扫视车窗外,田野里一片片上百亩的芍药花就让我精神为之一振,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车速,哼起了歌曲,以至于妻子责怪地喊道“超速了,超速了!看你兴奋的!”我把车速降下来,打开车窗,风中带着香,拂着我的脸,柔柔的。

到大舅家,我不得不问路,因为,这里的房子和城里的小区一样,房子样式一样,红砖白墙,家家二层小楼,就连太阳能热水器摆放的位置都一样。家家门口都是

桃花灼灼。大舅在家门口笑眯眯地招呼我,我一进门就问,流行栽花了?怎么家家门口都有桃花?大舅笑着说,有桃花,还有杏花呢,你没注意,这些都是上级给的,不用花钱的。我拍了大舅以下肩膀,大舅,以后就到你家吃桃啦!

离开大舅家,我和妻子驱车去堂兄家。两个村庄距离不远,可村庄的格局不同,这里怎么都是三层楼?二层的几乎没有。那些楼房或雅致,如江南民居,或气派,如风景区的豪宅,令人惊羨。我问堂兄,他笑着说,如今都富裕了,都想住得宽敞些,舒服些啊,来来来,看看我的房子!我和妻子进客厅,上楼,下楼,进厨房……住得真好,窗明几净。可巧的是他的房子边上也栽了几株桃树,满树的桃花开得热辣辣的。堂兄说,这桃树每年结的桃子都吃不完呢,等桃子熟了的时候你再来,给你摘几篮子!

除了桃花,空地上还有粉白的、嫩黄的牡丹,更有几株我熟悉的芍药。还有些我不认识的花,淡蓝色的,满天星一样,令人赏心悦目。

我问堂兄,孩子在外工作,你和嫂子在家寂寞吗?他乐呵呵地说“寂寞什么?我每天在院子里看看书,晒晒太阳,我们农民也有政府发的养老金,我还有伤残军人补助,过得神仙一样的日子呢!”是啊,这已不是我离开村庄时的村庄了,故乡如今如在同山水画卷里一样。

离开故乡,当车启动时,妻子说“你的故乡如诗如画,真美!”“我们总是不在意自己身边的美,实现在城乡各处不都如此吗?”我握着方向盘,眼望前方。

车轮碾过,路如流水一般流动。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我突然想起了冰心的一首小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的确,多少年来,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在风风雨雨中坚持不懈奋斗着,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好日子。车在前进,在芳香的风中奔驰。

点赞,我的国

——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有感
梁浩

七十华诞到眼前,各族人民俱欢颜
积贫积弱旧中国,从此华夏开新篇

推倒头上三座山,心身解放促生产
克服本来底子薄,人间奇迹纷涌现

打破封锁和垄断,造出一星与两弹
老美祭出核大棒,瞬间变成一云烟

九天揽月有玉兔,五洋捉鳖蛟龙现
量子通讯老外懵,我们“墨子”已上天

5G时代看华为,领先世界人人美
举国之力求打压,气得朗普①直瞪眼

经济总量排第二,指日可待能夺冠
构建人类共同体,开创未来眼光远

一带一路促发展,合作共赢刮目看
深入融合港澳台,千年大计在雄安

四个全面定基调,五大发展新理念
生态文明得民心,绿水青山中国蓝

创新发展民族魂,占领世界制高点
改革开放更深入,放眼未来真超凡

八项规定改作风,四个自信意志坚
从严治党不停歇,扫黑除恶铸国安

人民幸福是初心,民族振兴为关键
国富民强同心愿,上下联动比贡献。

注:①朗普指特朗普

七绝二首

姚根国

酒乡淮溪(平水韵)

潍河静卧碧波流,古柳风吹隐翠楼。
一阵醉香人欲醉,今须沽酒卖貂裘。

游烈山有感(新韵)

曾经被炸石头山,夕照游人走画间。
打造绿金淮北市,天蓝水碧赛江南。

咏荷

任瑾

那么多
如碧天里的星星
那么美
如刚出浴的美人
田田的叶子
亭亭的舞女的裙
周敦颐的想象
朱自清的眼神
跨越了千年的月光
远处传来的
渺茫的歌声
搅乱了
蝉声蛙鸣
采莲不需到江南
只要有荷塘
不必等到秋
莲花出水
便过人头
荷香沁人心脾
谁还关注
那根下的
那淤泥

淮北之夜

赵正华

明光光的月亮白云里行走,
银灿灿的星星笑眯着眼睛,
相山上树林微风中私语,
布谷鸟在树丛间深情歌唱,
大街上流光溢彩车水马龙,
花园里街舞流畅笑声激荡,
夜校里书生朗朗,
科研院所又有新发明创造传扬。
相山不夜天,
最是怡人处,
天伦飞转奏新曲,
啊!淮北之夜,
四野矿灯闪闪亮,
呵!淮北的夜,
欢乐的夜,
空气清新百花芬芳,
啊!淮北的夜,
迷人的夜,
人人满洋溢幸福海洋,
不眠的夜,
不眠的灯光,
孩子们梦里都是希望……

夏日,幻视之窥(组章)

姚中华

月光之上
月亮早早升上了天空,
夜晚却并没有因此而变长。
只有一些想象开始浮现在空中。

暑热,绑架了空气,从空中落下,又从地面升起。大地因朦胧而氤氲。

有一种膏药,牢牢粘附在身上,却无关痛痒。

月光真正赶来的时候,池塘里的水,又瘦了一圈。一只鸟,像是有了发现,兀自煽动了一下翅膀,却并没有飞走。

关于天气,还有滞留在南方迟迟不肯北上的雨水,村中有许多不确定的传说。平日无法道破的隐喻,如今,变得更加晦涩。

夜色被打开之后,蜘蛛、蝴蝶、纺织娘,还有一些说不清名字的昆虫,开始喋喋不休,试图在月色中,伸张白天的委屈。

月光之上,漂浮着的鼾声并不踏实,只是,一些事情还是悄悄发生。比如,花草开始弄影;比如,露珠开始凝结。

夏夜里的一只蛙

水,依旧不肯舍弃阳光的余热。

我看见,一只蛙,勇敢地跳进池塘。那是它熟悉的家园。

白天,池塘毫无节制地接受着阳光的表白。蛙,不得不退守在岸上,用沉默安慰着抑郁的身骨。

我无法知道,这只蛙是



流动的音符 摄影 刘传德

玉米的清香

胡世军

妻子去看岳母,回来时拎来两手提袋刚掰的玉米,往房里一放,屋里便馥郁着满屋的清香。

玉米在我们家乡贵州黔西叫苞谷。到浙江、江苏、安徽务工时,当地人称苞谷为玉米、玉米棒子。但我还是喜欢家乡的叫法,亲切、朴实,朋友来自故乡的一个亲人、朋友,知己、兄弟的乳名。每当看到它,吃上它,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在我的家乡贵州黔西,大部分地都在山上,种地比平原地区不知要辛苦多少倍。记得在我小时候,父亲每天天麻麻亮就扛着他那把闪着银光的锄头上山,为了多锄地,特别是到了薅(除草)玉米的时节(那时不打药),为了尽快把地里的杂草锄掉,给正在长个的玉米松土,好让它们轻松成长,父亲一整天都在山上的地里。送饭的任务便落到了我的头上,由于家离地里还有两三里路的距离,有时饭送到地里已经凉了,父亲也不管那么多,端起饭就吃,吃好了,吃一袋旱烟,稍作休息,接着再锄地。

玉米的吃法很多,煮、烤、炒都可以,味道各有千秋。小时候,我们喜欢把刚从地里掰回来的新鲜玉米烤着吃。烤玉米非常讲究,离炉子的火焰近了容易烤焦,离远了烤不熟,必须掌握好距离和火候。真正烤得很好的玉米,金黄金黄的,像一颗颗金色的珠子,清香绕鼻,香甜可口,有人间烟火的味道。上学的时候,把烤好的玉米放在书包里,即便是我们的中午饭。吃的时候一打开书包,书香与玉米的清香相互缠绕在一起,扑鼻而来,让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父亲能做一手非常好的玉米饭。他把玉米磨成面,经过筛子筛去粗的,洒水在甄子蒸上二十来分钟后,倒出来洒水拌匀,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分饭。分饭是比较考验人的技巧,水洒少了不行,蒸出来的饭干燥、夹生;水洒多了也不行,蒸的时候水蒸气上不来,蒸不熟。父亲分饭的时候把蒸得冒着热气的饭倒出来,先洒冷水,父亲说这样饭容易吸收水分,用勺子把饭团分开,然后再稍洒少许水,把饭团在一起焖上几分钟,再倒进甄子蒸二十分钟就成了。父亲蒸的玉米饭既香,口感又非常好,不用就菜都能吃饱。

1992年的夏天,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在一次赶集的途中意外去世。那时候,父亲种在地里的那片玉米已经背包,灌浆,长势喜人,就等到了秋天的时候父亲去收割。但是它们失望了,父亲再也沒有踏进那块他洒下无数汗水的土地,寄托了父亲无限希望的土地。那一年,父亲种的那块玉米获得了丰收,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每次想起,眼里便会蓄满泪花。

如今,我已经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二十多年。现在家乡的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很少见到有人吃玉米饭了,吃一顿玉米饭反而成了很多人魂牵梦绕的事情。我怀念玉米的清香,我怀念父亲做的玉米饭。

那些散落的光

葛成龙

在时光的长河里,总有很多散落的记忆,充盈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回首,那些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有所沉思的事,一直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父辈是电力工人,童年的记忆里,就比别人多了很多关于电的记忆。如今又子承父业,已经成为电力工人二十年了,回望,关于电的故事已经润物无声地融入生活,嵌入灵魂深处。

谈到认识电,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会认为,电有啥需要认识的,那是生活必需品,离了电话不了。然而,姥爷认识电的故事,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当年的姥爷是生产队的厨师。村里食堂通上电的时候,他看着红彤彤的灯泡,开心地说:“再也不用火石,麻杆点烟那么难受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火石、火柴是生火的必需品。如果总用火石、火柴点烟生火成本太高。于是抽烟的,就把农村用来生产麻绳的麻杆,一点点燃,用上一天,抽烟的人,共用麻杆点烟。

食堂通上电的那天,姥爷一看电灯,红彤彤的,手一碰,还很烫。他肯定可以点烟,再也不用对着麻杆烟熏火燎了。于是就叼着烟袋,对着灯泡点了起来。电工吓坏了。赶紧咋呼他,不能点,触电了会死人的。姥爷被电工吓了一次后,余生的几十年,他就不敢碰灯泡,总认为沾了灯泡就会死,即使是没有接上电的灯泡。小时候,每次去姥爷家,姥爷都会告诉我们这个�事,让我们不要沾灯泡。

姥爷的故事有点愚昧,但回忆起来,都是姥爷对我们深深的爱。而语文蒋老师的故事,就又激起了我们对电的向往。老师告诉我们,当年,他在砀山农村插队,作为农村的文化人,备受大家尊重。有一天,广播里总在说关于科学的话题。一个老农民就问一个插队的,什么是科学。那个电磨厂了吗,那个电磨就是科学。将来电灯电话,那才是好日子。在旁边静静听着的蒋老师,发誓一定要去城里寻找那个好日子。于是后来他来到城市工作,并成为我们的老师,他不停地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电的知识,将来会让生活更美好。

这些淡淡的认识电的故事里,没有了愚昧,没有了无知,有的只是与电结缘的那些亲情,那些感触,一直充盈着某个闲

下来的午后,伴着一缕缕茶香飘向远方。
停电,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每人都有停电的记忆。

“越是天热越是停电”,这是大人的口头禅。那时候,每过一段时间,妈妈总会提醒我们去买些蜡烛备着,因为除了恶劣天气停电抢修外,气温升降,超负荷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也没有人对供电优质服务有什么要求,只当它是摆在茶几上的装饰,有就用,没有也不会太在意,在意,村里的电工也不理你。不像现在电一停,咨询电话满天下。

我家有个电力工人,成为咨询停电信息的好去处。他们过来问父亲,大概什么时候送电,为啥停电等问题。父亲就会在傍晚下班时,带回来不太确凿的消息,大概还需两三天,或者就是等天凉快一点。想想现在,要是停电三天,根本不可能,老百姓根本受不了,那个年代,人们对电的依赖,或者说相信,真的没有这么重。绝对不相信大雨天气不停电,更不会相信,气温高了会送电。那是一个缺电的时代,没有人敢依赖电。

电让农村娃产生依赖的原因,在我的记忆里,是从有风扇开始的。没有风扇的时候,热得很,都会像鸟一样爬到树上睡。那是不安全的,但是至少凉快一点,可以睡着。突然有一天,爸爸弄来一个三片叶子的东西,通上电,有风,凉嗖嗖的,特别是大汗淋漓后,那更是舒服,这个机器是电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家里有个电扇,比现在有个轿车还有面子。那些夜晚,吊扇下,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就穿着裤头,早早地去抢吊扇下风力最大的地方,抢到后就可以呼呼地睡到天亮,现在想想都舒服。

电开始被人们依赖,停电就开始被抱怨了,对电的服务投诉也就增多了。
在那个习惯子承父业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走进了淮北供电公司,成为一名电力工人。

上班后,我第一个职业是一名线路检修工,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登铁塔时的狼狈。第一次登塔,是在高绍刚师傅的带领下,经过前期的理论教学,低层次模仿,而后开始了第一次登杆。上铁塔的时候,虽然累,但是信心满满,怕自己恐高,一路往上爬,很快到了第一层横担处。班长说,

休息吧,于是我就停止攀登,回首坐在了横担上,远望周围的景色,离天更近了,周围都是屋顶,突然意识到,已经很高了。班长大声说,你往下看。我慢慢地低头,我的天哪,魂飞胆破的感觉。顺势手就抓得更紧了。一身冷汗,感觉到害怕了。班长看我表情不对,马上爬上杆塔,告诉我慢慢接受,不要害怕,自己上来,就必须自己下去,有一次以后就好了。班长帮我处理好各种保险措施,告诉我,“你再休息一会,我下去了。”被班长拯救的希望没有了。撇两眼班长,已经下到了地上。休息了一会,班长催了,自己也着急了,不能总是不下去呀。于是开始小心翼翼地顺着爬梯,一点一点地往下挪。每下一梯,都用脚不停地点几下,生怕不扎实。同时手也会不停地握几下,试试是否真的抓住了。紧张得连汗都流不出来。就这样,慢慢地离地面越来越远,当脚确认站到地面的时候,心突然回到了肚里,一切都舒服了。班长不停地,“怎么样,累不累?”我说不累的时候,班长突然告诉我,“你把手握一下。”我握一下手,握不上,原来我已经紧张得自己都没有知觉了。

那次结束,我的手三天都像一个翻身的螃蟹,不能握拳。那一刻我知道了,一名线路检修工是何等的辛苦。特别是,第一次登杆,第一次带电作业,每个第一次,当年都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毅力才完成的。也正是那些记忆,让人回忆起来,有淡淡的苦,亦有浓浓的甜。

再后来,我成为一名新闻宣传人员,用我的笔记录电网的发展,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知道了小时候的很多怨言,供电公司都在努力改变。农网改造,优质服务,到如今的农网升级改造,这些年农村停电时长和频率都在逐步缩小。期间我感受到,从供电局到供电公司,服务台从一人高的高高在上,到如今降到一米高的面对面服务,到如今的网上办公。服务水平和手段都在升级提升。

现如今,供电公司不仅仅提供普通电能,还在投身新能源领域,企业为社会绿色发展努力着。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对电的依赖将越来越重。同时,作为一名电力工人,我希望将来电就你身边,享受却感觉不到。像空气一样,环绕在你周围,却让你感觉不到。